

□郝宪印

济南的清晨,总裹着一层薄薄的水汽。我常早起去趵突泉边,看那三股水从池底冒上来,像刚从深梦里醒透的精灵,带着股清凌凌的凉意。那水沾在指尖是凉的,凑近闻是只有老济南才能闻到的松针的清香——他们说,这味道是泰山给的。

可不是么?济南人喝了千百年的泉水,根子里都缠着泰山的脉。从地理上讲,泰山是鲁中山地的脊梁,山之阳是泰安,红门石阶上的香火能从山脚绕到玉皇顶;山之阴就是济南,泰山北侧的岩层像千万条看不见的血管,把山巅的雪水、山腰的雨水、林下的露水都攒起来,顺着石灰岩的缝隙往下渗,渗过十几里的沟壑,再从济南的地底下涌出来,就成了趵突泉的“水涌若轮”,黑虎泉的“怒涛翻涌”,五龙潭的“澄澈如镜”。我曾在南部山区柳埠镇见过一眼山泉,石缝里淌出的水和趵突泉一个味道。当地山民指着远处云雾里的轮廓说:“那是泰山的尾巴,咱这水,就是从尾巴尖儿流过来的。”

千佛山算不上高,却最得济南人偏爱。晨练的老人拄着拐杖往上爬,爬到“一览亭”就歇脚,向北能看见大明湖的波光,往南望,天气好的时候,泰山的主峰玉皇顶会浮在云海里,像一块青黑色的玉。泰山从泰安往北走,到济南就收了锋芒,把陡峭的岩壁换成平缓的丘陵,把嶙峋的怪石换成披满松柏的土坡,于是有了千佛山,有了英雄山,有了龙洞山。龙洞山的溶洞里有钟乳石,水滴在石头上叮咚响。导游说这水和趵突泉是同源,都是泰山的“乳汁”,滴了几万年,才滴出这满洞的奇观。

许许多多的文人,更是把泰山写进了骨子里。杜甫登泰山时写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后来过济南,在历下亭喝着泉水,杜甫又写了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”——想来他站在亭子里,往西看是大明湖的荷花,往南想是泰山的云海,顿觉这济南的“名士气”里,也藏着泰山的“豪迈气”。曾巩知齐州时,天天围着泉水转,疏浚趵突泉,修了“历山堂”。他在《齐州二堂记》里写趵突泉“其水冬温,泉脉上奋,水涌若轮”,字里行间都是对这水的疼惜,可他没明说这水的来历,只在文末提了一句“泰山之北,其地多泉”,像是怕说破了,就少了份玄妙。

李清照是济南的女儿,她的词里多是“寻寻觅觅”的柔,可我总觉得,她骨子里有泰山的硬。她南渡后写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,那股子气,不就是泰山的气么?泰山上的石头,经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,也没弯过腰。李清照的词,就是济南的泉水裹着泰山的石头,柔里带刚。辛弃疾也是济南人,他写“醉里挑灯看剑”,写“气吞万里如虎”。他年轻时,从泰山脚下的四风闸村出发,闯金营、擒叛徒,那股子勇,不也是泰山给的么?泰山的松柏,长在石缝里也能参天;济南的汉子,遇着难事也不低头。辛弃疾的词,就是泰山的松柏长在济南的土地上,刚里带柔。

我曾在秋天爬泰山,从红门往上走,石阶上落满了枫叶,踩上去沙沙响。爬到中天门时歇脚,卖水的大娘递给我一瓶矿泉水,

【齐风鲁韵】

济南与泰山,血脉相连的文化对话

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齐鲁有深情而长存。泉是山的信使,城是山的儿女,从趵突泉涌出的每一滴水,到千佛山伫立的每一寸土,从李清照词中铮铮风骨,到辛弃疾笔下烈烈豪情,皆藏着泰山的魂与济南的根。这不仅仅是一篇山水小品,更是一封写给齐鲁大地的人文情书,引领我们触摸一座城的精神源脉,读懂一片土地最深的乡愁。

说:“往北边看,能看着济南的大明湖呢。”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,远处的天际线是淡蓝色的,隐约能看见一片水光——那是大明湖。大娘说,泰安人常去济南,济南人也常来泰安,泰山是两家的“老祖宗”,走再远,也得认这个根。有一次我去曲水亭街,天上下着蒙蒙的小雨,街上的石板路缝里还渗着泉水,有老人坐在门口剥花生,见我背着行囊就笑:“从泰山来?快喝碗泉水茶,解解乏。”茶是用趵突泉的水泡的,铁观音的香里裹着松针的清香,喝下去,浑身的疲惫都消散了——原来泰山的累,能被济南的泉水抚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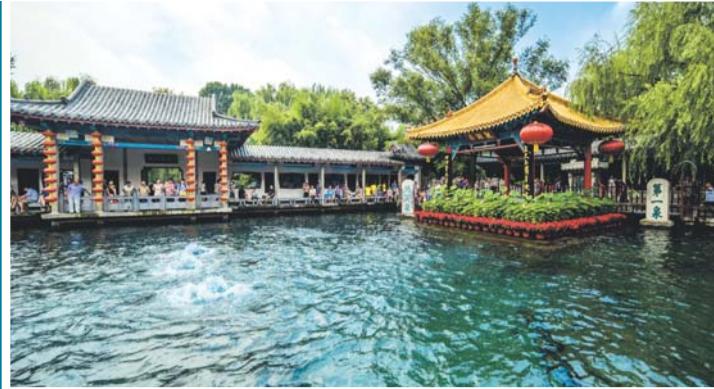
济南的冬天不冷,泉水是温的,冒着白气,像一层薄纱。我曾在黑虎泉边见过一位老人,提着两个大水桶打水,桶上的绳子磨得发亮。他说他打了四十年水,每天都来,“泰山的雪化了,泉水就更甜;泰山的雨下了,泉水就更足”,他指着南边的天空说:“你看,今天泰山那边没云,泉水肯定清。”我顺着他的手望,天空是湛蓝色的,远处的泰山像一道青黑色的屏障,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,守护着济南的泉水,守护着济南的人。

傍晚的时候,我常去大明湖的超然楼。楼亮灯的时候,金色的光映在湖里,像撒了一层碎金子。往南望,泰山的轮廓在暮色里渐渐淡了,却又像从未远去——它在泉水里,在千佛山的影子里,在老济南人的话里,在文人的诗里。济南人常说“泰山是咱的靠山”,不是说泰山能挡风遮雨,是说泰山的厚重,能让济南人心里踏实;是说泰山的生生不息,能让济南的泉水永远流淌。

有一次,我在趵突泉边遇到一个外地游客,他问我:“济南的泉水为什么这么甜?”我指着南边说:“因为它来自泰山。”他又问:“泰山离济南这么远,怎么会有关系?”我给他讲了岩层的故事,讲了文人的故事,讲了老济南人的故事。他听完,端起一杯泉水喝了一口,说:“原来济南的泉水里,装着泰山的魂。”

是啊,济南与泰山,从来不是两座孤立的城与山。泰山是济南的根,济南是泰山的魂;泰山用泉水滋养济南,济南用温柔包裹泰山;泰山的豪迈给了济南骨气,济南的温润给了泰山柔情。就像趵突泉的水,永远是泰山的馈赠;就像济南的人,永远把泰山放在心里。

夜深了,趵突泉的水还在冒,千佛山的灯还亮着,泰山在远处的云雾里静静地守着济南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羁绊——一座山,一座城,血脉相连,生生不息。从过去,到现在,到将来。



【行走齐鲁】

日照奎山

□成月

山,或许是大自然永恒的观察者;城,或许是人间变迁的诠释者。在鲁东南这方土地上,有一座山叫奎山,有一座城叫日照。

奎山紧傍日照城南,离黄海海岸仅数公里,海拔只有250米。一峰孤立,一无遮拦,自古即有“孤奎山”之称。在这低海拔区域,山体倒颇显稳重庞大之势。

日照因“日出初光先照”而得名,这是一个得自太阳的名字,自带光芒,自带生机。此地西汉置海曲县,宋元祐二年置日照镇,始有日照之名。

我家就在奎山西麓。初中时,背诵“东临碣石,以观沧海”“日月之行,若出其中”,感到这诗可真是气象雄伟。想那霸主曹操,收起刀剑,以诗人襟怀登高临海,掷豪情于天地,与宇宙共吐纳,似无半点沙场兵气,一代枭雄亦是赤子,内心是何等孤独与苍茫!少年的我忽然心生愧疚:作为日照人,家与大海仅隔一小山,竟从未在山顶观沧海日出呢。

登奎山观沧海——我的倡议得到了几位同学的呼应。我们凌晨出发,穿过黑魆魆的松树林,经过椎子石、宝鼓石,直上玉皇庙、白云洞。到达山顶时,夜色尚未完全褪尽,清新又略带咸腥的海风扑面而来。海平线的上方,一道深青云霓正慢慢变薄变轻,犹如被海水稀释,晕染出极淡的虾青色。由青白而淡黄,由橘黄而橙红,海天熹微,混沌浩瀚,一件宇宙级别的大事正在酝酿。我们紧盯着海天之际的那道缝隙。宇宙大器之内,光色变幻流动,气象恢宏。倏忽间,一个柔和、温润的圆弧裸呈于海平线,水汽淋漓,光焰分明,沧海日出,波涛涌动。初升的太阳,像一只大鸟在天际展开巨型红色双翼,以无穷之力,扇动这刚刚醒来的世界……

那时,还没有现在的日照新城,日照老城在奎山西北十多公里之外,我们看不见。那时,我们看到的除了大海和太阳,就是滩涂、田野、村镇。我还有一个惊心的发现:奎山东面的村庄与一切皆已阳光普照,而回看西面的我村,尚在阴影之中。我这才意识到:奎山西边的人,总比东边的人,晚一点见到太阳呢。这可不是件小事。我似乎首次明白,“日照”作为一个地名的意义。

奎山面对的海岸就是日照的石臼所,在我们眼里,它是最先收到阳光的地方。明代海防实行卫所制,著名的有天津卫、威海卫、安东卫等,卫下为所,石臼即安东卫(今日日照岚山区)下辖之所。1982年,石臼港建设启动,1989年,日照升格为地级市,实施“以港兴市”战略。现在,石臼港与岚山港合称为日照港。日照港是中国最大铁矿石单一进口港,也是“一带一路”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,同时,它还拥有全球首个顺岸开放式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。自奎山之巅北望东望,现代化海滨城市日照城尽收眼底,曾经的滩涂与野地,站满了高楼大厦。我在奎山身边长大成人,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。

小个子的奎山,它将人举起,让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奎山看着日照城一天天成长壮大,奎山的价值亦被重新定义,它现已成为一个山地公园,成为日照城的一部分。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,在这个地方,这句诗不是理想,是写实。

日照奎山,何其壮观。奎山日照,我的家园。

编辑:向平 美编: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齐鲁晚报

合理点餐,光盘行动
食物不浪费,
不仅是美德更是一份责任

